

單車的「車票」

單車的「車票」，並不是說，單車要開始賣票，讓新型的「駱駝祥子」，用作載客謀生的工具。而是單車本身，也是一位特殊的乘客，也要像人一樣買票。北京地鐵從五月中旬開始試點「軌道+騎行」服務，允許乘客攜帶自行車搭地鐵。相關的交通APP，已同步添加「地鐵騎行票」選項，手機上可一鍵購票、預約。

對於騎行族來說，這真是超級福利。首批試點開通的地鐵站，包括金安橋、十三陵等。這些地方都鄰近風景名勝，碧水青山，且闢有騎行綠道，可謂騎行天堂。

然美中不足的是，它們距離中心城區較遠。對於騎行族來說，要麼需要開汽車把單車運過去；要麼就需先在市區的車水馬龍、尾氣噪音裏，騎行幾十公里，不僅騎行體驗欠佳，更已令體力消耗大半，到了景區反而筋疲力盡，無法充分享受騎行之樂。

所以，「地鐵騎行票」，可謂直擊痛點，讓騎行族多了一個性價比很高的選擇，又兼顧了文旅行休閒、運動健康。之前，蘇州、深圳等城市也陸續出台了類似的舉措。

其實，類似給單車買車票的新現象，這幾年越來越多。比如，購買的高鐵票上，有「雪」字頭，也多了「龍」字頭。前者增加雪具服務，便利乘客攜帶滑雪板，到崇禮、長白山這些地方，縱情冰雪。後者設有專用的寵物車廂，讓養寵族，可以與貓狗同車出行。

交通運行，當然是安全第一。但真正的安全，絕非簡單的一禁了之，而是在統籌秩序、安全、合理需求等諸要素的動態平衡。面對社會發展、生活方式、消費理念的進步，需要與時並進。這對管理運營提出了更高要求。唯其如此，運營者更應下足功夫，主動擔當，而不是卸責推諉。這正是現代化的城市管理，應有的人性化溫度。



瓜園蓬山

逢周三、四、五見報

公平

瑞典有一個老故事，名字叫《死神教父》。故事一開始，是一個窮人家裏又添了一個孩子。這應該是喜事，但窮人已經有七個孩子，貧窮壓得他喘不過氣來。為了替新生兒找一位教父，他走進森林，先後遇見上帝、惡魔與死神。

上帝願意當孩子的教父，但窮人拒絕了。他說，上帝不公平，因為有人富足幸福，有人貧窮痛苦。接着，惡魔也願意幫忙，但窮人同樣拒絕，因為惡魔最後只會帶人走向災難。直到死神出現，窮人反而高興起來。他認為死神最公平，無論貧富貴賤，人人都逃不過死亡。

多年後，孩子長大成人，死神送他一份禮物：他會成為名醫——只要看見死神站在病人的床頭或床尾，便知道病人是生是死。若死神站在床尾，病人可救，若站在床頭，病人則活不成。這份禮物，讓年輕醫生聲名大噪，因為他從不誤判。

可是，故事真正的考驗不在於醫生能否看見死神，而在於他看見以後，會怎樣選擇。當國王的宰相病重，醫生發現死神站在床頭，他知道宰相命數已盡，但國王承諾重賞，他於是把病床轉了一圈，讓死神從床頭變成床尾，成功救回宰相。事後，死神警告醫生，不可再犯。

不久，公主也病倒了。這一次，國王答應把半個國土和女兒都交給能治好她的人。醫生再次看見死神站在床頭，也再次選擇欺騙死神。他救活公主，娶得美人，得到權勢。可是新婚之夜，死神帶醫生來到地下洞穴，讓他看見一根根燃燒的生命之燭。那支快要熄滅的，正是醫生的燭火。

醫生救人，表面上是善，但他違背承諾、欺騙死神，又是惡。他第一次也許為名利，第二次也許為愛情，然而每一次選擇，都讓他更相信自己可以凌駕規則。到最後，他不是敗給死神，而是敗給自己的僥倖。因為我們總以為，這一次例外，應該輪到自己。



普通讀者米哈

逢周一、五見報

「坐公交去酒吧」，下半句是「該省省，該花花」。我把這句網上流行的話看做網絡時代的新歌後語。從歌後語的分類來說，它大概可歸入「喻事類」，和「弄堂裏撒木頭——直來直去」「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的結構邏輯相似。這句新歌後語描述了當代青年的「雙標」消費狀態。其中，「坐公交」出行是節儉的象徵，而「酒吧」被視為高消費的代名詞。

其實，這種「雙標」消費切中了時下熱門的「為情緒價值買單」。在

傳統的觀念裏，誰要是花幾十數百甚至上千元買個不頂吃穿的玩偶手辦，一項「大手大腳」的帽子妥妥戴定了，但從情緒價值提供來說，這錢花得值。而願意為此花錢的人，在那些沒有情緒價值可獲得的地方往往又吝嗇如巴爾扎克筆下的葛朗台。

同樣的情況在網絡購物中更為明顯。我們大概都有這樣的經驗：刷直播間時，忽然被主播推薦的「夢中情物」戳中，那時那刻覺得必須立刻擁有它不可，否則「餘生難捱」，即便此前的購物經歷證明收到貨後

可能束之高閣，甚至發現原來不過是「智商稅」。屢屢立下痛改前非的「flag」，卻又屢屢被自己親手砍掉。有的時候，為了包郵、退貨的運費，在各直播間耗時費力，輾轉進出。其實，和商品的價格相比，幾塊錢的運費完全不值一提。此時的高價商品便如「去酒吧」，而低廉的運費是「坐公交」。

當然，「雙標」消費不是網絡社會才有的現象，它大概與人類消費史相始終。如果你穿越回前互聯網時代的菜場，就會看到操持伙食的家庭主

婦們和菜販耗時費力拉鋸戰般的談判，目的是省下幾毛幾分錢，或者多掰去一兩張發黃變焉的菜葉，甚至只是割肉時下刀的位置或角度，對另一些食材卻「一擲千金」毫不手軟，而後者大概率是買去孝敬老人、招待遠客、體貼丈夫或滿足孩子心頭好。而這，大概是情緒價值的溫馨版吧。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啟德與「城摞城」

在啟德體育園漫步，於園區藍藍與銀白交織的現代配色之間，偶然發現一座紅白相間的奇特建築。走近一看，原來這是舊時輔助機師在啟德機場目視降落的導航標誌。在這片名為「13/31」廣場的區域內——名字源於當年跑道的方位角——不僅有雕塑記錄飛機對準格仔山急轉降落的驚險瞬間，更將客運大樓、停機坪及導航裝置以一比五十比例微縮重現。

關於啟德機場，它曾被評為「世界十大最危險機場」之一。事實上，它最初的设计並非不合理，只是隨着

香港城市的飛速發展，九龍城一帶高樓林立，才讓這條穿梭於水泥森林的航線變得驚心動魄。當巨大客機轟鳴着掠過天台，居民甚至能看見機艙內乘客的臉龐。這種奇特景觀是發展的妥協，因此機場的搬遷勢在必行。儘管如此，啟德依然是香港人重要的集體記憶。今天在全新地標旁，它的痕跡依舊被悉心保留。

這讓我想起一則考古新聞。在河南開封，考古學家在地下三至十二米深處，發現了上下疊壓着的六座城池遺址。從最底層戰國時期的魏大梁

城，歷經唐汴州城、北宋東京城、金汴京城，一直疊加到明清時期的開封城。這些古城因黃河水患屢次被泥沙掩埋，但先民總是在原址再次築城。只要稍向下挖掘，便會觸碰舊日的一層，再深挖又是更古老的一層。這「城摞城」的奇觀，將千年的興衰摺疊在了泥土裏。

古往今來，城市的發展莫不如此。無論是中原大地的泥沙掩埋，還是現代都市的規劃更替，道理莫不相同。舊城之上，新城拔地而起。而當新城在歲月流轉中再次成為舊城時，

它又會化作堅實的基石去支撐起未來的繁華。

今天的啟德體育園，正建構在昔日啟德機場之上。那些縮小的導航裝置與地標，就像是開封地下的古城磚，無聲地訴說着過去。我們紀念舊日的挑戰與繁華，並非為了阻擋時代的變遷，而是為了讓新時代的起飛擁有更深厚的底氣。



大川集

利貞

逢周一、五見報

(不)只屬虛構

電影《穿PRADA的惡魔》事隔二十年後推出續篇，多位原班人馬，包括梅麗史翠普、安妮夏菲維、艾美莉賓特、史丹利特治，再度搭檔，當然吸引。當一眾舊影迷努力尋找彩蛋、新舊對照，我更對戲中關於紙媒挑戰、傳媒人處境、媒體生態等的描畫，深感共鳴。

本為報刊資深記者的沙安蒂（安妮夏菲維飾），在新聞獎頒獎典禮上領獎一刻，收到所屬部門遭集體裁員的信息，儘管是優秀的記者，一樣飯碗不保。「世界艱難，我哋照行」，沙安蒂重返初出茅廬時曾任職的時尚

雜誌《RUNWAY》，擔當專題編輯，再次成為尖酸刻薄的裴美蘭（梅麗史翠普飾）下屬。（被）針鋒相對少不了，但後者也自身難保，她因一篇雜誌報道引發公關危機，必須四出奔波，逐一向品牌客戶當面解畫，包括向已成國際品牌集團高級主管的助理艾美莉（艾美莉賓特飾）卑躬屈膝，從前的趾高氣揚驕傲氣焰全無，只因對方是買封面買報章廣告的金主，得罪不得；沙安蒂繼續寫她沒有讀者的深度文章，同樣受到壓力。然而更大的挑戰迫在眉睫，《RUNWAY》集團老闆猝逝，少爺對掙不

了錢的傳媒事業沒甚熱情，沙安蒂、裴美蘭不得不面臨裁員、架構重整，甚至易主的命運。

所謂紙媒寒冬，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戲中故事，早在世界各地的傳媒業真實上演——報道動不動被上網上線，公關災難日有之；開源不了只能節流，減紙裁員「Cut Budget」，或者索性整合兩個部門，人手減半，一個頂兩個；營運模式轉變，只能向廣告客戶靠攏，從前叫「鱈稿」，現在叫贊助內容，記者也要做「Sales」，搞不好成了廣告雜誌，素質難以平衡。

不是每一家媒體，都像《RUNWAY》集團那麼幸運，得到懂得欣賞深度文章、重視傳媒行業的金主出手收購，「白武士」何其少，許多後勁不繼的報刊雜誌，逃不過結業命運，或轉戰網媒，把最擅長最有信心的工作都放棄了。電影情節（不）只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不幸。



雜果實治

羽羊

逢周五見報

雍正款藍色玻璃八棱瓶



三厘米，足徑四點二厘米，瓶身呈八棱形，細長頸，鼓腹，圈足，通體呈透明寶藍色，光素無紋飾。將玻璃吹製成圓形之後，經歷、按手法取得八棱造型，工藝精巧，棱角筆直清晰，

瓶身八面均微微內凹，線條流暢而不失剛毅。最大的亮點在於瓶底——外底中心鑄雙方欄，內刻豎行楷書「雍正年製」四字款，是目前判定雍正朝官造玻璃器的重要標誌。

中國玻璃工藝史上，康雍乾三朝堪稱巔峰時期。康熙三十五年清宮養心殿造辦處設立玻璃廠，來自西方的色料、配方與技術，融入中國本土造型審美。此瓶從目前的傳世品看，玻璃八棱瓶的造型始見於雍正朝，乾隆時期曾以不同色澤的玻璃進行仿製，產品如出一轍，足見雍正朝開創

性的藝術影響力。

當年這支八棱瓶由造辦處玻璃廠奉旨燒造，專供雍正帝御用。如今作為國寶，出庫南下澳門，亮相於「絲路」展覽，與沿途二百餘件跨越東西的遺珍同置一廳，讓觀者一覽皇家玻璃工藝的精湛造詣，也見證絲路之上技術與審美跨時空的交匯。



館藏攝英

閻雅

逢周五見報

把「睫毛精」養在手心

近年來悄然走紅的「冷門萌寵」——睫角守宮最近降價了。牠原產於新喀里多尼亞，外形自帶「睫毛精」濾鏡：眼睛上方一圈細密突起，彷彿天生畫好了眼線，搭配圓潤的大眼睛和偶爾吐出的粉嫩小舌頭，讓人很難不被「顏值暴擊」。

與貓狗不同，睫角守宮的魅力不僅在外表，更在於牠「低負擔」的飼養體驗。很多人養貓要鏟屎、養狗要遛彎，而睫角守宮幾乎把養寵流程簡化到了極致：基礎配置只需一個亞克力飼養盒，鋪上廚房紙巾作為墊材，清理更換不過幾秒鐘；日常打理輕鬆省時，對忙碌的都市人尤其友好。

在餵食方面，睫角守宮同樣讓人「省心」。睫角守宮以果泥為主食，搭配專用營養粉或鈣粉即可滿足需求。飼主只需在餵食前簡單調配，既乾淨又高效，沒有處理活體飼料的麻煩。看着牠用小舌頭一點點舔食果泥的樣子，成了一種治愈

日常的小儀式。性格上，睫角守宮更偏「佛系」。牠安靜、不吵鬧，也不會拆家搞破壞。白天多半安靜棲息，夜晚才開始活動。對許多加班到深夜的人來說，牠像一個沉默的陪伴者——趴在手背或棲木上，與你共享一段不被打擾的時光。這種恰到好處的距離感，讓人與寵物之間多了一份輕鬆而穩定的連接。

當然，如果你願意投入更多心思，也可以為牠打造一個「雨林別墅」。通過增加綠植、攀爬枝和濕度控制設備，模擬原生環境，不僅能讓睫角守宮生活得更舒適，也提升了整體觀賞性。這類進階玩法，正吸引着越來越多爬寵愛好者加入。



萌寵集

焯仔

逢周五見報

「Megastar」

近日中國女子乒乓球運動員孫穎莎被世界乒聯首次以「Megastar」作為認證，如果要將「Megastar」翻譯為中文，就是「超級巨星」，是莫大的榮譽。

孫穎莎年僅二十五歲，卻成了體壇史上第四位獲認證為「Megastar」的運動員。前三位分別是籃球運動員佐敦、足球運動員美斯和網球運動員費達拿，不用多作介紹，都知道是專業領域首屈一指的人。孫穎莎擔得起這頭銜嗎？她絕對擔得起，因為各國乒壇都認同孫穎莎的實力和戰績：日本、法國、德國等都承認會專門分析孫穎莎的球技作訓練之用；許多外國知名球員，如莫雷加德、勒布倫兄弟、伊藤美誠等，都公開說過想跟孫穎莎做雙打搭配；連前歐洲首席球員波爾，也表示最喜歡的球員是孫穎莎。

在剛結束的世界乒乓球團體錦標賽，孫穎莎就以冷靜的態度與寬廣的心懷展現出「Megastar」的

特質。她九戰全勝，在決賽兩次在隊友輸掉比賽後，即使背負沉重的壓力，仍能沉着應戰，為國家隊與日本隊的比賽爭得平手，助王曼昱拿下致勝的一分。其高超的球技，早已讓球迷折服，但場內場外，以致每次接受訪問，孫穎莎都沒半點居功自傲，更不斷檢討自己的表現，讚賞對手的長處。對於表現不如理想的隊員，她沒半點抱怨：在出場前遇到剛輸了關鍵局的蒯曼，孫穎莎鼓勵安慰；跟早田希娜打到賽點時，孫穎莎指出對方的球沒有出界，自己仍未能得分勝出；王曼昱打最後一局時，孫穎莎更奮力地給予鼓勵和戰略分析。由此可見，孫穎莎不論球技和球品，均具備「Megastar」的風範。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